

接連幾天的傾盆大雨使得終於從雨雲背後露出臉的太陽顯得珍貴。
一邊將清洗好的衣物曬在陽台，執事望著久違能沐浴的陽光思考著。

要是這份晴朗能持續到中午就好了，這樣他也能順便把床單被套拿出來曬曬太陽，好驅散沾染在布匹裡的潮濕氣味。

自從他將一直以來服侍的大小姐從雙方家長談好的婚禮中帶走已經過了一年，雖然算不上藏匿著渡過隱居生活，但偶爾他還是會在日常中聽見那個名諱時下意識立正站好。

浪樂卓人並不後悔將大小姐從對方並不冀望的未來搶走，只是和當時相同的疑問還是存於心底沒有消失。

——畢竟，他沒有自信能比對象家的少爺給大小姐更好過的日子。說到底執事這種職業在離開了任職的宅邸時就幾乎等同於身無分文的一般人，在旁人的眼裡看來現在的自己應該像是『奪走了大小姐光明未來卻還是恬不知恥的窩在小姐腳邊吃軟飯』的男人吧。

真是不要臉。

他沒有停下手邊工作，也許前些日子的梅雨從天邊搬家移居到了雖然體型壯碩卻心思細膩的男人腦裡吧。

梅雨季節時他總會悶悶不樂，像是被天氣影響，卓人容易在連續下雨的日子裡忘記他那宛如商標的溫柔笑容。

浪樂卓人是個如月的男人。

自幼時他就是相較周遭同齡男孩還要內斂的、陰柔的個性，他並沒有因為這樣就受到長輩的『指教』，周遭的人反而慶幸這份細膩的心思能去更加體貼、照料他們呵護在掌心中的珍珠。實際上他確實是照著那些大人們的期望無微不至的接待大小姐，只是最後的成果使人跌破眼鏡，誰都沒料到那個最聽話的執事竟然會出自真心的擄走朝本家的獨生女——雖然到底是誰被誰擄走事到如今爭辯那些也已經是毫無意義的事情了。

將最後一件衣物攤平後掛上曬衣竿，執事帶著仍然沾著雨水氣味的心情走回屋內。

他們躲避朝本家眼線的共同生活已經來到了一年，時至今日卓人仍然還是以『大小姐的執事』自居，總是在脫口喚出對對方的稱謂後會得到有點嚴厲又有點好笑的語氣指正自己，現在已經不是『大小姐』，要喊對方『亞步衣』才對。

雖然亞步衣也能理解二十年來的習慣不是一朝一夕能改過來的，但好歹這樣的相處也要一年了，或多或少還是會有點心情複雜。

「明明都搶婚了，卓人到現在還不覺得自己是我的丈夫嗎？」

坐在餐桌前，重複著將麵包撕成小塊動作的亞步衣語氣平淡的突然扔出這個石頭投往本應該一如既往安穩的早餐時光。

要說突然也不是那麼毫無預兆，就她而言也許只是將一直以來的疑問化為言語，朝著自己眼前的人尋求解答吧。

「丈——」

「還是卓人比較喜歡當我的狗狗？」

在麵包塊上塗滿沾醬，蜂蜜色的眼望向那幾乎跟對方的臉頰同色的眼眸。

「雖然那樣也不錯啦，不如說畢竟我們一直以來的相處方式比較接近那樣嘛。」

亞步衣一邊事不關己的說著，一邊將麵包往嘴裡送去。

「只不過……嘛、」

咀嚼完充滿果香味的麵包體，她嚥了一口早茶後又開口：「比起狗狗，現在的我比較想把卓人當成我的人來對待呢。」

自從宅邸裡逃出至今的生活嚴格上說來和以往並無二致，至少兩人之間的互動沒有變化，但這樣跟仍然生活在那個牢籠裡有什麼差別？

朝本亞步衣和周遭的同齡女子不同，她是個勇於嘗試並且喜歡挑戰的人，偶爾會出現一些不符合身份的行為舉止，但沒人不會被她那活潑的談吐給逗樂，就算做出些破天荒的舉動也只會被家裡的傭人們笑著以『畢竟是大小姐』給輕鬆帶過，放眼周遭社交圈內，在幾乎都是標準大家閨秀的舞會裡，特立獨行的亞步衣格外引人注目。

那副自由自在的模樣像極了翱翔天際的鳥兒，要是只能被關在籠子裡就太可憐了。

因為這麼想，所以才默默的目送大小姐的婚事；因為這麼想，所以才決定放手這份悶悶灼燒著心底的感情；因為這麼想，所以才在那時猶豫是否該摟緊身著白紗的身軀。

但他伸出手了。

他以雙腕困住了一直以來只能仰望的金絲雀。

卻又在伸手困住後對於自己的行動感到不知所措，判斷不了下一步該怎麼走，只能採取一如往常的小心翼翼，就像是飼養嬌貴鳥類的細心呵護。

明顯的，被捕獲的鳥兒感到了疑惑。

「卓人真的這樣就好了嗎？」

不，說不定實際上被困住的並不是他的金絲雀，而是那從來不覺得自己伸手就能夠碰到天空的人。

鏡片後的粉眸微微下沉，欲言又止的唇仍未闔上。就在茶杯裡的熱氣停止搖晃時，亞步衣也結束了她的早餐。

「唉，我沒有要為難你的意思啦。」

淺淺的笑容在她的嘴角勾起美麗的弧度，放下餐具，亞步衣走到了卓人的旁邊。

「如果卓人沒那個打算的話我也不會多說什麼，畢竟我們這樣的相處也蠻舒服的，只是就覺得有點可惜吧。」

她輕撫暗桃色的狼尾，皎白的指節捲了幾下對方的長髮後放開，「我以前說過卓人可以按照你的速度慢慢習慣沒關係，現在也是這樣想的，只不過最近……」

連綿細雨遮擋住了五月的陽光，就像這陣子的卓人一樣。月亮如果沒了太陽的照射就不會展露那溫柔的光芒，雖然不是沒懷疑五月病的可能性，但這想法還沒完全冒頭前就被亞步衣否定，她認識的卓人從來沒有那些狀況，而且也很難想像整個人軟爛在沙發或床鋪上的卓人，不過那樣的話似乎會有趣一點？

不對不對，亞步衣搖搖頭讓那些跟現在沒什麼關聯的想法從腦裡暫時離去。

「雖然只是我的直覺，但感覺你最近有在刻意拉開跟我的距離。」

一邁入四月，亞步衣就很清楚的感受到好不容易拉近的距離硬生生的又被拉開，她原先猜測是卓人慢了好幾拍的恢復冷靜（雖然這種說法有點失禮），卓人確實曾經有過間隔如此誇張的反應，所以她本來想說這個距離感不會斷開太久，了不起一個禮拜就能恢復到接近交往戀人的對應了吧？

結果不但沒有恢復，反而逐漸倒退回在宅邸時的相處模式，好幾個禮拜過去後亞步衣開始思考起之後兩人該怎麼辦才好，甚至最壞打算再次放手狗鍊。

「就像你之前說的，我也不想勉強你，我們現在的關係是互相的、對等的，所以我才會一直要你改口喊我的名字。」亞步衣伸手摸亂還在瞠目結舌的卓人的頭髮，她曉得對方由於個性使然所以即便自己有說錯的地方也不會立即出口糾正，而是會在對話結束過後再隔一陣子才會戰戰兢兢的回話。

她原本以為自己老早就習慣對方這樣的個性，卻又在遲遲盼不到回應時感到些許焦躁，並為了掩飾那份焦躁再度、三度、四度的開口，輕鬆簡單就能創造出一個卓人抓不到開口時機的狀況。

看來自己比以為的還要更對這份關係感到不安嗎？

包含著一些自嘲，亞步衣笑著順手整理好卓人被自己弄亂的毛髮。

「……早餐，我吃飽了。」

必須要先冷靜下來，拿起自己吃完的餐具後她想著。

現在繼續對卓人說這些也不是辦法，而且那些說到底是自己主觀的想法，說不定對方壓根沒有那個意思。

那可是我從小相處到大的男人啊，明明自己比誰都還要清楚才對。帶著餐盤，亞步衣步往水槽，決定清洗餐具也順便把自己莫名湧上心頭的不安與焦躁洗去。

「——、」

目視著那纖細的背影，卓人愣是呼喊不出『正確的』稱呼。

他開口，聲音卻無法順他的意發出。

這樣不行。

他並不是想從這段關係裡退去，放手的打算更是想都沒想過，簡單來說其實就是——

「亞、步衣！」

倏地回過頭，倒映在蜜色雙眸的男人自餐桌半身前傾、滿臉通紅，像是放手一搏拼命的模樣使人感到一絲憐愛。

餐桌上的器具被趁勢而起的晃動碰撞出喀噠聲，雙手支撐在椅背和桌面好得以讓發軟的身軀站立，卓人嘗試讓自己緩過氣，他感覺自己的臉到脖子快被燙傷。

「很抱歉……」

壞習慣，出了事都會先道歉。雖然總是被亞步衣盯著要他改過，但造成現在這樣的狀況怎麼想都是自己的問題，於是他繼續嘗試把話說開。

「我不是……不對、……啊啊，本來想要再晚一點才說的……」

但現在因為一直憋著沒說而讓對方感到不安，所以這樣的藉口在宅邸裡已經可以被問罪了。

「亞步衣，我——」

看著就像做錯事但拼命想彌補的小孩般慌亂的卓人，亞步衣忍不住笑的放下的剛才都還糾纏著自己的煩惱。她走向無法順暢表達意見的男人，輕輕將手覆在對方燙的可以的面頰上。

「沒事的，卓人。沒事的。」

我沒有在生你的氣，她輕輕的說。

亞步衣自詡沒有少看過卓人慌亂的模樣，但這次是記憶中數一數二的手足無措，這讓她稍微靜下了心，人總說當看見比自己更害怕的人時，自己的恐懼就會被比較成普通的感覺，反而能起到冷靜效果，現在大概就是那個狀況吧。

「……我確實……」嚥了口唾液，卓人清了清喉嚨讓自己能好好發出聲音，「確實有在自主性的疏遠大、呃，亞步衣……」

「但是，可是……」粉色的眸游移著，像是在思考究竟該怎麼說明才能最言簡意賅的表達出自己的想法。

「……我在，找向日葵。」

向日葵。

說起來確實是產季了，但這有什麼關聯嗎？

亞步衣不解的微微皺起眉，而卓人只是斷斷續續的繼續說了下去：「……因為最近一直在下雨，所以要找到漂亮的向日葵很難……」

深呼吸，讓自己平下心來。

「……我想……送給妳……當作周年紀念日的禮物。」

「想要當作驚喜……但我又不太擅長對大小……對亞步衣瞞著事情，所以只好先暫時避著妳，結果……」

反而因為這不尋常的躲避讓心愛的人感到不安，反省點多到他無地自容。

聽到這裡，亞步衣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什麼嘛～！就這點小事而已就煩惱成這樣，卓人你真的很可愛～」

心中重石突然放下，她笑得開懷。

「這樣啊，想要當成驚喜的話就沒辦法了呢。畢竟卓人真的很不擅長說謊啊！」

煩惱和焦躁就像假的一樣瞬間煙消霧散，亞步衣鬆了很大一口氣，使得她的雙腳突然支撐不住她的體重，她就讓自己理所當然的倚靠在心跳聲跟打鼓一般的男人的胸膛上。

「太好了，是我多擔心了。」她喃喃道。

「……對不起，亞步衣……」

「沒關係啦！不用道歉了，而且你打算送我向日葵我很開心喔！」

她笑容可掬，宛若向陽。

「嗯，不過拿來插花的話其他要配什麼比較好……算了，到時候再想吧！」

她不知道對方送自己向日葵是否是在知道花語的前提上才做這個選擇，亦或者是對方本人的喜好，但不管是哪邊都足夠使她感到快樂。

「但沒想到卓人居然會選向日葵呢，好熱情～」亞步衣笑著在對方的胸膛上蹭了幾下，然後感受到有雙大手在掙扎並猶豫很久之後最後決定輕輕落在自己的肩畔和腰際，並將自己柔和的、卻有力的包覆入懷。

對如月的男人而言，懷裡的女人就是他的太陽。
要是沒了她的照耀便會失去光芒，失去溫度。

妳是那麼的耀眼，明明以前只是默默看著就能滿足，喜歡看妳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而勇敢邁步的模樣，喜歡妳總是充滿自信的、充滿信念的模樣。

抱擁著纖細的身軀，卓人低聲脫口說出些什麼，慢了幾拍後他再次感受到迅速爬上耳畔的體溫以及妻子不懷好意的壞笑。

「因為我的眼裡一直只有妳一個。」

五月十四，天氣晴。

-